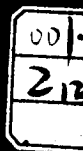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明鄞縣王嗣爽右仲撰

文學

姑蘇楊循吉自敘云少好蓄書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間之茫然無可答也余亦同病故涉獵多記憶少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可爲讀書者喻余因銘座右云多覽不如少錄多錄不如少讀多讀不如少熟紬繹則味醲溫故則新續有恆毋怠有序毋速座右書之自箴自助

薛魯叔太史序徐見可集有云余嘗私謂文之摹古者非古也其刻意爲奇者非必能爲奇者也天下惟真古者斯大奇而能不爲時俗之所摹者斯真能逼古異之巧工摹爲彝鼎其形製款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爲彝與鼎故眩者以爲真識者以爲贗夫至于贗而市者以爲賤矣今夫宣之窑成嘉之陶初未嘗型哥範象也而世爭貴之無以異于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者時有所不能囿也況于文乎故世有古而文無今直有至有不至焉能至夫何用摹古以爲奇也不能至而

又何能創爲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焉躍而踊于地變而幻于火其形非不有所小周然怪而不奇矣今世之以怪爲奇者豈少也此有識之言可以砭世之優孟古人者故錄之

鄭宮坊以偉嘗與余論詩云詩不如文須意在言外忌一眞忌易見忌全篇營營一隅貴如山中有雲貴如書家平遠貴如禪家棒喝兩悟自解他人作一段謎猜不害其有理無理也然亦有直有顯有典又云格勿入近近則落植字勿用輕輕則落浮格要如一朝成一制字

要如一礎承一柱又云神藏于肉而肉不可太多筋絡于骨而骨不可太少俱是詩家三昧

作詩文須先樹品人品高而詩文能自成家斷然傳矣若其人無品而欲取重于詩文則古來名家車載斗量我輩安所措趾耶

詩文各自有法既爲之須按其法卽道學先生不得謂詩文緒餘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則之理也但爲詩而止以詩人自待爲文而止以文士自待詩文縱佳減一格矣李杜以詩名韓蘇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

曰詩人之詩文士之文而已耶

寡欲則神清神清則文章之脈理亦清多欲則神濁神濁則文章之脈理亦濁故有淫侈而能文者雖雕繪滿眼一時膾炙而世有明眼吐棄之矣

余君房先生謂國朝之文弘正前後須各自爲選蓋以前朴而後文也夫亦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說耶然讀國初以來文雖乏華采令人可信如嬰兒啼笑不必自言而知其眞喜眞悲也優人登場一笑而眾爲解頤一笑而眾爲雪涕然三尺童子知其悲喜之假矣嘉隆以

兼諸名家之文實似之此曷故耶將無文之盛者乃其
衰耶不知百歲後將何置評也諸公自謂軼宋唐而方
駕秦漢又不知其與韓蘇諸公誰爲勝負也

五柳先生以文章自娛作詩撰文乃天地間第一清事
信可娛也若以應人請乞則人役而已何娛之有古人
亦有作于請乞而寥寥短章或止敘尋常行事而不以
爲怪今成虛套必須長篇必須諛飾長則捏無實之言
諛則撰違心之語此有志節之士所必不能堪者故諛
墓之文斷不敢應至于他文亦偶一爲之必其無疚于

心者今年已衰毫精力有限遂一概謝絕時手一編偶
有會心題以寸楮投之笥中積至十數條再加簡閱錄
而存之家塾示我後人俾不迷于向往庶不虛度此餘
日也

余不但作他人文恥于違心卽述我兩尊人遺行亦無
一語虛飾此如畫史傳神期于逼肖傳之子孫可以示
信可以繩武奕世相傳文在而吾兩尊人恆在也且不
敢乞壽于鉅公蓋生爲匹庶雖有善行而名不出于閭
里蓋素位宜爾亦諛墓已成碑豈不敢以我兩尊人古

心古行瀾入時俗浮套中也果有言不輕發者不憚百拜以請

吾夫子爲萬世斯文宗主又以一達字闡千古修辭之訣達豈易言哉自秦漢迄唐宋以文名家率繇斯道吾鄉農丈人先生于近時文人獨推服劉子威先生蓋近世名家如歷下瑯琊輩不過模秦範漢子威所模又進而上之似爲稍勝耳然孫月峰先生與農丈人論文稱契又不滿于子威置之閤位何也其論云文須開口便是方是作家渠卻開口便欲不是又稱述史稿亭論于

麟拈筆時先有使人不易解之意而併以糾子威然則于麟子威所病總在遠于達耳弇州太函於達爲近而又以爲不脫經生習氣知達之一字信乎難之矣

唐舒元興作弔剡溪藤文剡溪藤可作紙言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藤故弔之余謂文以載道而生于情者也以道約情繇情生文而後言可立矣今不情之辭叛道之語斗量車載皆剡藤之羞也其可勝弔乎

在杭云三代之人必習爲辭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

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
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
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于立談
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對秦王毛遂
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
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
計發必破的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唯孔
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德億以十事要
說明皇此皆修辭決策預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自做

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天章閣召問惶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辭之難也甚矣余以爲確論

又云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繫時政及彼己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況其它乎自晉以還始尙小牘然不過代將命

之詞敘往復之事耳言旣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災之黎棗欲以傳後其不知恥甚矣此論更確

又云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于遺忘故唯有著書一事不唯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筭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蔡忠惠初洛陽橋神助非一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
自爲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
百字若在今日必有許多誇張之語

楊雅立

守隨

作許某誌銘兄鏡川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

吾弟此作蓋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人難
乎免于君子之誅矣

朱平涵先生小品云近日文字間有爲上官而作如考
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然
套語諛辭若出一轍白沙先生一切謝絕卽劉東山爲

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
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先生作潮
州三利谿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後知其妄悔之作詩
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沈吟文章信史知誰
是且博人間潤筆金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
濟妄彼此驩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沒者矣

又云錢澹菴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于許敬菴先生沒
而許誌之最詳末云學論確爲孔門的派而陶鎔變化
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乎激或大而失于疏或處

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治之處先輩秉筆公道如此許
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資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
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概以游詞塞責與

又云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
漫應曰河下阜隸爾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繫也
余謂河下阜隸乃應付過客聽差使者此言極中會州
之病亦近代文人之通病文而至今日卽無之可矣

董見龍序元凱集題其新作如入精溪棹曉月
兩山側影蕩漾乎鈴柵之下而壁間數射如近如遠其

清言盤骨雅步繩繩不失尺寸斟酌于古今之間動中
倫慮亦似其爲人此數語華爲極肖而文士亦宜佩服
斯言

孫文融序葉工部集云叔仁爲文於古則宗司馬子長
于近世則絕重王允寧以爲昭代第一書告余云試讀
鈴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焰炙手也然允寧于辭止平
許于相業略不及且微刺讀此令諸公皆倒戈避矣
余因簡閱鈴山集序文十餘如駒如螭讀至允寧便覺
風恬波靜令人心開目明妙在無意行文而筆勢如